

gustav / July 18, 2018 10:17AM

[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AI 科技戰略地位明確升高 - 青年日報社論 2018/07/20](#)

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AI 科技戰略地位明確升高 - 青年日報社論 2018/07/20

正當美「中」兩國貿易戰夾藏著科技戰正逐漸升溫之際，美國國會議員，也是國會AI核心小組會議創始者、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戴蘭尼協同與會專家學者，公開呼籲美國應該建立AI戰略，以確保美國在核心科技領域當中的領先地位。

據美國國防新聞網站「Defense One」日前報導，戴蘭尼議員不滿於川普政府以「AI尚無法對民眾生活照成影響」的偏見，對AI領域戰略的模糊，在當前中共、加拿大、法國、歐盟都已製定推動AI發展的廣泛計畫之際，美國的放任態度恐令美國失去在重點戰略科技的創新與領導地位。戴蘭尼甚至提到，不希望再見到1957年蘇聯成功搶先發射人造衛星之憾。

事實上，美國因為在資訊領域，包含更尖端的智慧化資訊科技研發方面，原本就占有大幅領先之勢，特別在原始規格、基礎建設以及關鍵性硬體技術等等都有獨占優勢，要居安思危不僅需要大刀闊斧的勇氣，更需要深謀遠慮的良苦用心。同樣位居美國國防創新委員會主席，也是Google母公司Alphabet執行董事長施密特也曾示警，美國在AI領域的領導地位，預計在2030年會遭中國大陸取代，施密特特別點明，畢竟尖端技術要適應於慣常使用，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美國應該利用這幾年的暫時領先，搶先將AI技術引入國防體系。

包含我國在內，世界各國都因應科技局勢的發展，積極以預算的投入、訂定施政目標乃至於擘劃實際經濟戰略計畫方式，宣誓投入資訊科技智慧化的這個新興戰局。然而，這裡有兩點需要釐清：

首先，AI技術發展，以及AI技術應用的發展，是兩回事。前者指的是人工智能系統的實質開發，涉及到的是資訊系統自身在表現以及運作上的「擬人化」或「真人化」，這個嘗試早在1930年代前後電腦科技初期階段時，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強權國家們所做的科技大夢，要說真正能在這一點上落實到戰略擘劃，恐怕沒有幾個單位願意出來領取這個頭銜；相反地，在戰略意義上具有領先優勢的幾個國家實際上也從未放棄過這方面的努力。後者指的則是在既有的資訊系統或者硬體上，導入新進研發的類AI應用技術，例如機器學習、機器客服等等應用，並嘗試在傳統流程與界面上智慧化。目前世界各國檯面上所謂的AI計畫，大抵僅落於這個範圍，不容易實質涉及到前者。

再來，說這些計畫措施要真正發揮軍事與國安戰略層級，而不只是泛泛地在消費應用、商業應用、醫療應用、社服應用等等領域的AI技術導入，才可堪稱AI應用的科技戰略，從這個角度來說，放眼全球目前果真有機會落實在AI或者AI應用戰略擘劃的國家，恐怕美國還是走在前頭。

在釐清這兩點之後，我們更能清楚了解戴蘭尼的呼籲的用心良苦。美國原本就位於AI技術發展創始強權之列，且投資與用心恐怕近十年來有增無減；同時，美國在AI應用上的領先程度，以及市場的蓬勃發展，的確可以讓川普政權高枕無憂上一段時日，況且，美國身為習於資本遊戲規則的老手，放任本就是最佳的策略，要去干預反而有時會揠苗助長。借用施密特的呼籲，要在目前應用技術導入方面仍然具有領先地位的時候，開始有計畫地將AI應用導入軍事作為，這便很明確具有軍事戰略意義。同時，美國原本就大規模著重於AI技術發展的長期背景，兩相搭配，要說在科技戰上擘劃AI的戰略，就有十分實質的意涵。舉例說明，日前美國國防部「國防資訊系統局」宣布改變美軍網路安全新哲學，要監控機敏系統在遭駭疑慮警示出現時，「機動性」地阻斷該特定網路連結，不是防堵入侵，而是藉由局部斷線防堵入侵之後任何輸出的可能，這預料應該是十分高竿的AI應用導入，且具備戰略意義。

相較之下，目前世界各國國家等級AI計畫，實質上大多落在AI應用導入傳統機械系統的範圍，且以民生、消費、經濟為主要導向，主要聚焦在機器人、自動駕駛、機器感官辨識、語言應對、虛擬代理與機器學習等技術方向，尤其在高科技、通訊、金融、醫療、交通、能源與旅遊產業等的應用方面。同時，因應相關技術的發展，更高端的運算效率、感測能力、辨識儀器、晶片與半導體等技術，都會同步被帶動。美國2016年公布的政策方針明訂，鎖定製造、物流、金融與運輸的產業應用；日本則在2017年春發表「人工智慧三階段工程」，將AI技術普及於製造、物流與醫療產業；韓國也在2016年夏天建立國家級AI中心，以國防、治安、老人照護為初發領域。從此看來，以資本市場為戰場的意味十分濃厚，而AI技術導入各領域之傳統機械、電器的智慧化，被視為引領新一代技術革命的領頭羊被寄與厚望。

然而，若我們加入數位國土安全的視角，正如同當今國際間的貿易戰我們很難不單純把它看作是貿易競爭而已一樣，各國嘗試令傳統技術透過AI應用的導入而進行智慧化轉型，特別是資通訊方面的導入，實質上就是大型國際總體國力戰略性的競爭，一方面不止是在資本市場上的資本實力爭奪戰，一方面還是科技領導地位與規格制定角色的爭奪戰，

更重要的是前述這兩者戰場中奪下的國際位階，可以直接確定該國在數位國土領域當中的宰制權。要說世界列強沒有在這裡下功夫私下訂定明確戰略，實在也是難以令人相信，特別例如美國這樣的大國、川普這樣精明政權。

在這樣的國際場域當中，不止在地理位置，經貿關係、乃至於在數位國土當中，都占有關鍵性少數地位的台灣，恐怕需要更為多元的思考，在各個層面錯綜複雜關係之間，找到最佳利基切入點，借由關鍵性少數的箝制藝術，為本國、區域乃至於全球局面當中，開創和平穩定局面的契機！

<https://www.ydn.com.tw/News/297633>

Edited 1 time(s). Last edit at 07/20/2018 05:57AM by Chun-Ying WANG 汪純瑩 .

---